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二百二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宰輔二

戴人

張睟

子行簡行信附王滄

高汝礪 胥鼎 侯肇

張睟字明仲莒州日照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縣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累昌樂永清二令補尙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父憂服除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太常丞兼原王府文學累皇太孫左贊善大夫轉左諭德充宋國報哀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辭以大行在殯受賜亦不舞蹈時服其知禮使還遷太常少卿兼脩起居注與完顏守貞奏唐制宰相入閣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每帝臨朝

起居郎并舍人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自來左
司上殿諫官及脩注不避比乃一例迴避雖香閣奏陳亦不令
侍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似非設官本意若漏
泄政事自應坐罪上從之俄改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兼禮
部侍郎明昌元年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親爲燒飯暉奏仰
惟聖慈追念勲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但遇孝懿皇后梓宮在
殯太祖時享尙且權停況於臣子禮有未安聖恩至厚乞賜兩
全從之進拜尙書奏陛下卽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近上言者
欲罷提刑司與唐開元中欲停十道採訪祇擇守令意同當時
姚崇奏使者十人猶未盡得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
令皆稱其職此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惟擇其人而用之乃生
民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

意合六年復兼太常卿奏進大金儀禮承安元年八月壬子召至內殿問以今南郊大祀用度不給可俟他年乎對曰陛下卽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寧倘致齋之際設有奏報何以處之對曰豈可逆料小變而妨大禮矧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從之上復問僧道三年一試八十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多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爲得中三年擢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與路鐸奏事不實奪官解職復起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卒爲人清靖寡慾早喪妻室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二子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夜分乃罷悉以爲常居官不附權貴自爲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子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益都杜門讀書，人莫見其面。服除，復任章宗卽位，攝太常博士，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博士下置檢閱官二員，使通禮學，資淺者爲之積資。乃遷博士。時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言非專使，不可遣。使高麗報哀，以細故邀阻，且出嫚言。會當橫賜，請俟移問還報。行尙未晚，徒單克寧遵其言，深器重之。轉翰林脩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奏往年饑民棄子，或句以與人民，遵詔書收養。父母衣食稍充，官斷與之。自此絕意，每遇流離，肆爲捐瘠。伏見近代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准與施行之。改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拜禮部侍郎，言唐制宰相生日，百官通班致賀，降階答拜。國朝惟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公率執以下同。

班拜賀立受不荅。今遇宰執生日分六品以下別爲一班揖賀。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咸坐荅之。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對曰：「禮部蓋嘗參酌古今擬定儀式。省廷不從詔下。尙書省用其議立荅之禮。乃自此始。又奏：『今雖有國朝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無窮。」永安五年。遷侍講學士。泰和二年。爲宋生日副使。上召正使完顏瑋戒以卿過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復語行簡宋人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皆須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頗聞前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卽以分界渡船爲爭。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且語宋使兩國和好已久不宜爭細。故傷大體。四年詔每奏事須令張行簡常在左右。時羣臣屢請上尊號。令作批荅因奏宋司馬光嘗諫此事不若范祖禹臣謂臣子生

諡君父頗似慘切上令用祖禹意荅之不拘對偶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體尋陞順天軍節度使上慮未嘗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卒難臆度如何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爲務庶幾萬分之一上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未幾上書比者括田給軍名雖曰官實取之民旣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如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鹹者三之二若悉從之何時可定下尙書省議奏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本路及轉運按察司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鹹瘠薄當準已撥爲定制曰可六年召爲禮部尙書兼提點司天臺校祕書監所進太一新曆七年實封御札遣中使馮賢童往問欲追復鎬鄭二王生前封爵備禮改葬卿可詳聞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具列漢淮南王

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爲奏并進詔草
遂施行焉累遷太子太保太傅翰林學士承旨貞祐初上書論
和議畧言東海郡侯嘗遺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部城危
急豈可拒絕臣願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
爲敵國歲奉幣帛務選忠實辨捷之人往與之議庶幾有成可
以紓患三年七月又奏朝廷備防秋兵械令內外職官不以丁
憂致仕皆納弓箭繩以軍期臣謂此係如法軍器其清貧之家
及中下監當安有所蓄必補弊脩壞以求應命與倉猝製造何
以異哉不若拘括猛安謀克人戶擇其佳者買之不足則令縣
郡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從其議始得免是歲卒贈銀
青榮祿大夫諡曰文正爲人端慤慎密受知人主終身近職屢
典貢舉縉紳榮之待父致仕猶康健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

無閒言諸子姪多中第當世罕有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諸錄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諱改登大定未進士累官銅山令明昌初以廉擢監察御史泰和三年爲山東西路轉運同知俄簽河東路按察司事明年召見泰和殿因奏二事一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許收代稅粟以便貧民詔尙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爲左諫議大夫論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強梁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恐爲害更甚前日書再上不報及行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宜宗旣立又疏自古人君卽位必立太子以係天下之望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恐非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

其位慎選宮僚輔成德器天下幸甚上喜納之又言自兵興來將帥甚難其人願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卽賜召見褒顯獎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上善其言又奏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竊見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敵輒潰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有所未盡詔乃下之獄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恐瓊和議畏縮不敢戰上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輒倚爲辭自崇慶來皆以此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雖至公然破東京畧河東今我使方行先已按兵不動恐事勢益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宜及士馬尙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諭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

附近蓄積可入京師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敵哉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二年遷山東東路按察兼轉運使仍權木路宣撫副使三年改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上言急務四事其一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服人心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戮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其二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旋即遣人代之矧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釁敗事乞令尙書省審擇其原有官民便安者就加任使如資級未應宜令攝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卽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持勅牒求

仕等級或有不當。邈曹往往駁退。然此本有司罪。彼何所與。今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無所收。廩無所積。復欲行此。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召爲吏部尙書。轉戶禮二部。同脩國史。四年。加太子少保。奏邈東宜撫司叅議官王澮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立國百年。宜如漢祖。陶唐。唐祖老子。爲黃帝立廟。合於初興時。明著火德。旗幟尙赤之意。臣按始祖實錄。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據所奏。欲立黃帝廟。乃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况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尙白。又取金之不變。以爲國號。未嘗議及火德。近章宗朝。集百條議。又繼亡宋火德之絕。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詔天下顧渚所言。甚爲無謂。詔是其言。八月。上將祔享太廟。命與禮官叅定儀注。語在禮志。祭畢。特賜寶券。重幣。諭以卿進奏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爲中理。向非卿言。朕

幾失之自今每事更宜盡心羣臣多稱其才與定元年父憂起復拜叅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會宋兵侵境廷議遣使詳問琪等謂遣使則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行信不以爲然因歷數先朝故事皆先遣使詳問然後用兵何爲失體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下之尙書省琪等議奏所言固遵舊制但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詔姑待之又言大定間御史坐罪多收贖或奪俸重則外降間有的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近日無同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的決竊謂過矣詔乃更定諸條格當坐違制者其徒年杖數論贖舊制凡脩史女直漢人率執各一員崇慶中因重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命同叅政梁堂兼脩及是脩章宗實

錄已命高汝礪充兼脩尙書省又奏如前例不行信同脩上從之二年密院得宋人書其族弟行貞受紅襖賊僞命事有干涉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其子莒時爲尙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授臨行諭以朕叅決機務卿廷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爲異同甚非爲相之道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去尙未久羣臣皆緘默上諭宰臣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始至上言方今軍旅未息馬政尤不可緩近聞陝右豪民多於河州收市轉入內地利常百倍據今省差買馬官平涼府判烏古論桓端云生羌木波諸蕃戶蓄牧甚廣前所遣官每以勢陵抑奪其直遂致失和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得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亟欲易粟其價甚低乞令所司多糴銀粟于洮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時變

如樞端者相與貿易實爲方今莫大之益又言比者沿邊戰士
有功朝廷遣使宜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恩此誠得激勵之方但
贈遣使者或馬或金習以爲常其六品以下止遷散官者亦所
不免或莫能辦則歛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旣効死
立功何辜反苦饋獻朝廷之意似不如此自今乞依大定例明
立等夷使取予有限庶幾不傷大體又聞朝廷爲民善意得舉
縣令特增其俸然自關以西尙多缺乏舉任全希乞詔內外職
事益廣選舉以補闕畧且丞簿尉亦皆親民獨不增俸彼旣不
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上多採納之元光元年累遷保大
靜難二軍節度使兼鄜與邠州管內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帝卽
位起爲尙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
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與侯摯輩

游詠其間往遊嵩山因曰吾意欲至此山正大八年二月乙丑果終于崇福宮年六十九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而自處坦然卒後雖素忌者亦曰正人亡矣 治貞祐二年以處士徵不至明年三月己卯復遷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賜詔褒諭九月丁卯詔授右諫議大夫充軍前叅議官終大中大夫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大定十九年登第蒞官有能聲累除絳陽軍節度同知明昌五年遷升石州刺史入爲左司郎中遇紫宸殿奏事上涼扇忽墮案下以非職不敢取進上以爲知體承安初擢左諫議大夫建言郡縣因兵調發軍須或不得人迫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爲民害自今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上從其言定制因軍前

差發受財者以貫論徒多至處死又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切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辦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貧戶益多如止循例推排恐新強之家預爲請囑虛作貧乏故以產業低價典質財物徙置他所如此姦弊欲令革去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務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是歲十月命與戶部尙書賈執剛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諸路所差官視以爲法尋爲大興府同知歷陝西東路河北西路西京路三轉運使泰和二年轉臨潢府路按察使

四年進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拜戶部尙書時鈔法不能流轉
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勅尙書
省比應詔言事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
盡惟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論內外百司
各究利害明白若有可舉不卽申聞以致上司舉行者量制其
罰貞祐二年宣宗南遷次邯鄲拜爲參知政事次湯陰聞汴京
穀價騰踊宰臣請命留守司禁約奏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諸
路之人輻湊河南若禁價值有粟之家反閉不出商旅轉販亦
不入城糴者益急其物益貴今穀少而難得鈔多而易致難易
之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其價自平上從之三年五月北兵將
渡河朝議盡起河北諸路軍戶共圖保守徙其家屬於河南上
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貧戶安能從徙且人情安上重遷彼

一旦棄去田園扶携老幼驅馳道路所過百姓必將驚疑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其勢必不肯盡心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元帥宣撫總管熟論可否然後施行不報軍戶旣遷將括地分授以諭汝礪奏言遷徙軍戶一時之事民佃官田久遠之計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隨卽怨悔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足爲鑒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爲厲民之事矣復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又奏前項荒田牧地民多私耕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

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莫若候其畢功。須盡九月。然後遣官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上從其請。尋遷尙書右丞。十月。方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四年正月。轉左丞。又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民間反言。官司將盡收之高琪等。因奏衝要處。令密院遣兵鎮遏。土寇汝礪以爲甚。非計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不若聽其自便。乃遣戶部員外裴滿蒲刺都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閱視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爲義軍。諭及發兵之意。皆感戴不願始罷。興定元年十月。邊臣請與宋議和。以息民疏言。其非計蓋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旣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比

來與大定間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
是以世宗卽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脩舊
好後又哀憐南北生靈久困于兵令帥府移文免其奉表稱臣
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爲
順豈當先發此議自示其弱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復因
添徵通寶奏言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國家調發河南爲重
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計歲所收不敷科民間桑皮故紙錢
七千萬貫以補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
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爲者鈔法也行于國家
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爲小鈔小鈔弊改爲寶券寶券不行
易爲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彼小民悉力以奉軍儲猶患不
足而又添徵通寶必致逃亡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惟陛下

外度事勢脩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羣心和悅而未足之程有所望矣又言賈全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廷議將分界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此亦非計夫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方多故姑牢籠用之若彼互相攻劫其勢寢弱勢弱則一時易制今反分地與之得輒署置官吏徵收民賦占地廣者日益強以欺其弱狹者日益弱皆併於強豈不鑒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遂致藩鎮之禍哉事乃寢又因其議河南頗豐稔民多積粟權宜立式聽買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磨人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其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勝首五千石以上遷一官萬石以上升職一等並注見闕再提舉權貨司王三錫建議權油高琪

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詔集百官議戶部尙書高夔工部侍郎
粘剌剌山知開封溫迪罕二十等議皆同獨汝礪奏古所未聞
恐今行之又生一事與禮部尙書楊雲翼學士趙秉文轉運趙
瑄吏部侍郎趙伯成郎中姬世英司諫郭著提舉倉場時戡相
合選罷之四年拜平章政事進尙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封壽國
公屢乞致仕不允五年九月諭以卿老不任久立奏事已畢用
寶之際可先退廊下就坐謝不敢十月遷榮祿大夫十二月復
諭朕已有前旨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七月上詔宰臣章宗
時用度甚多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因言儉乃帝王大
德世宗不太儉焉能廣致儲蓄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土嘗言
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不可貸然有功者人喜謗
議凡言於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不敢輕信對曰公生明偏生

暗陛下未嘗徇一己愛憎有所毀譽惟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
又論宰臣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爲難得若有才堪任
事而處心不正終不足貴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其
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雖古聖賢亦未易知上以
爲然褒宗初諫官論其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
官又有投匭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止曰昔漢惠帝言我不
如高帝當守舊法汝礪乃先帝所用朕焉敢黜正大元年三月
薨于位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庭爲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
在位十餘年規守格法循默避事未嘗有所譴訶故論者以貪
戀不去多譏訕之

胥鼎字和之持國之子大定末登第累遷大理丞父喪起復爲
著作郎章宗語宰臣其人甚有幹濟著作職閑今始授之後歷

右司郎中工部侍郎秦和六年進陞戶部尙書至寧初拜參知政事貞祐初改爲大興府中都受兵兼本路兵馬都總管遇京師關食奏立振濟法有能贍給貧人者各計所贍還官升職以爲獎勵又定權恩例許丁憂人應舉求仕監戶從良各類不一入粟草亦數全活甚衆二年四月拜尙書右丞仍兼知府事南遷留爲汾陽軍節度兼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識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郡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未完器甲極少吏廩無兩月食夏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不堪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地界戰禦有期不速措置實關大計乞降空名宣勅千道度牒三千以補軍儲詔如數給之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廷議

欲起代州戍兵五千上言平陽以代爲藩籬最爲邊要嶺外軍已皆南徙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問兵至何以待之又聞下令臣清野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大兵若來必始於太原北路其禾稼早熟兵無所掠勢當自止宜擢北路撫司不可委積穀草以資敵兵名之使南旣而大兵果出境以能設方畧進官一階賜詔獎諭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式固邊鄙坐攄朕憂卿其懋哉十月又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克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衆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爲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入各爲用上從之四年正月大兵畧霍吉隰三州步騎六萬復圍平陽鼎遣兵屢却之因以便宜勝招脅從人還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

餘俱令復業詔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優加存恤無致失所二月拜樞密副使權行省左丞求退不許遣近侍諭以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鼎奏河東多山險平時常藉陝西河南通販物料矧今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而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朝廷從其請聽得輸販以紓解州之急時兵革之餘疲民稍復重以亢旱蝗螟有司宜奉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州搜括餘粟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憫宜亟止之如經費果闕寧勸民入粟猶愈強括且大兵旣去農事方興霍州回牛鳳棲嶺諸院戍卒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又潞府所設勸爵恩例條目至少未盡

勸誘之術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撫司俱得發賣庶
幾多獲儲貯以濟不給詔皆從之時以河北寶券商旅賣販南
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用鼎言交鈔貴於流通若河北寶
券不許行于河南其用愈滯將誤軍儲而啓弊端亦罷之偵知
北兵駐同耀勢將叩關委河中經畧使蒲胡土門領軍赴援
宰臣奏兵已踰關急命益兵渡河以掣其肘鼎聞先遣左監軍
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畧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
道濟河以趨關陝委知平陽府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完顏
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自領平陽精兵及河東南路懷
孟諸軍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遣河中府判僕散掃吾出領軍
趨陝西併力禦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陽孟州經畧司
相與會兵以爲夾攻之勢已而元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

上言自從河北軍戶河南之後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
今北兵日盛儻復誘致使爲鄉導驅之攻城其事不難乞朝廷
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爲防閑庶幾不至生釁上從其計遣御
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
戰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命趣兵三
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奏言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
邊西征未可遂止又言舉兵伐宋有六不可大意雖有強兵尙
當伺隙出其不備乃可取勝矧今北兵過後民食不給遠近騷
動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之一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弊今歲西
北境內報無兵入非有所憚不敢意者姑自息養或別部相攻
未暇如聞王師南征必將乘隙併至宋我世讐非無洗雪前耻
之志特以未能窺吾虛實未敢輕舉自奉和脩好練兵時糧繕

修營壘十年于茲設聞舉事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我軍進不得
食退無所掠兼以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
將復屯聚爲患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足爲後憂我民春違
農時秋誤防守凡此皆國家社稷大計不特疆場利害而已詔
付尙書省議時諸軍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不聽旣而承裔等
取宋大散關上問保守何如鼎奏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甚
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況又有恒州號縣數關
宋兵皆固守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而鳳翔恒隴恐兩失
之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
爲力也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
諭承裔并移刺蒲阿所得城邑宜揚國威弔民伐罪無肆焚掠
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制可

俄論伐宋功遷官一階時上多親細務鼎上奏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贊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臣願自今委任大臣坐收成筭上覽奏不悅因語宰臣朕惟恐有怠鼎何言如此高琪奏陛下以宗廟社稷爲心乾行剛健爲法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鼎言非是上意釋三年正月元兵復入陝西令節制河東九月元兵徇東勝州命領兵赴河中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密院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許以專制方面凡事得從宜規畫不必一一中覆徒爲逗遛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仍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哀宗立從郭文振奏鼎才兼將相威望素隆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爲總制同力戰禦起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尙書省于衛州

詔至力疾赴鎮河朔州郡來歸者益衆敵不復侵正大三年復以年高上章請老詔荅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圖大事鼎乃惶懼不敢退是年七月薨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爲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議者謂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字辛卿避諱改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入官懔慨有爲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司判官泰和初以課增四分特授戶部主事與王說規措西北路軍儲降除長城縣令貞祐初轉授中都勑使大兵圍燕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擢爲右補闕南遷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荆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同樞阿勒根訛論等薦摯有過人之材今車駕駐南京兵不易動糧不可缺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糴事無不可乃升爲太常卿

行六部尙書往來應給永錫慶壽兩軍上章言九事其一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紊亂紀綱宜革其弊二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一處受敵餘從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應援稍見小却輒棄戈遁去自顧不服何由克敵三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不可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一遇寇至諸軍未戰丁夫已遁行伍錯亂致敗之由四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五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六近都州縣官吏勞瘁百端艱苦萬狀往往多致遁逃幸而秩滿復與他處一體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七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自今痛

革嚴禁削奪坐罪八河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加以
潰兵逃卒轉相剽掠其勢安能自固宜加矜恤亟招撫之九從
來掌兵多用世襲此屬自幼驕情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
勇過人衆所推服者用之上畧施行焉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
州叛累遣諜者間摯恐爲所陷上章自辯詔諭卿朕素知豈容
間耶其一意奉職無以徭嫌自沮摯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爲要
地今防秋在邇而真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甚
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拜爲河
北行省參知政事十一月入見遣祭河神于宜村四年正月進
尙書右丞詔從其言命有司開沁水以便饋運上言沿河上下
商人所以不憚販粟往來者非有濟人利物之心特貪其厚息
而已今每十石官糴其八雖有弛禁之名實無可利之物其與

不渡之初夫何異哉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願禁止官緝縱民輸販爲便詔尙書省行之時紅襖賊數萬人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僞宣徽使李壽甫訊問賊首郝定破邳州碭子壩得船數百艘遣人北構大兵南約宋人將跨河爲亂詔以摯權東平行省兼兵馬都總管以招誘之乃遣完顏霆等兵討平語在霆傳興定元年陞資德大夫兼三司使時河北數罹兵亂遣民嗷嗷請往撫輯以宣布國家德信二年詔遣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遇河北農民避敵南遷欲復歸本土而河禁邀阻摯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咸驗實放渡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諸縣督兵討捕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默白招撫副使黃摺阿魯荅願爲內應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全暨其黨千仟兒皆在州城聞官軍來

全潛逸去阿魯荅馳抵城下鼓譟逼之忙兒不知所爲守陴八百人皆下乞降餘賊四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竟拔高密六月上遣諭犇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宰職往來山朔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近乃防秋之際急須擇地面處不可墮其計中犇對臣蒙大恩死不能報承奉聖訓擬駐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恐分其兵糧乃詔禮移邳州行省九月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于邳海尤甚貧民日食野菜無所依倚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難今海州之民戶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兵多而民

不足雖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臣恐因而嘯聚以益敵勢朝廷從其議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驗其所收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戍且耕公私俱利密院又欲移海州屯戍于內地詔以問韓奏其不可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請盡力規畫勸諭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而辦仍擇沐陽之地可爲屯營者分兵護邏近雖不遷亦無大患乃止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糧乏搦扇其軍沂州防禦同知程戩懼禍及已同謀爲變外結宋兵爲應遣兵執訊具伏并誅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戶戚誼等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擊居中總其事名望最

重四年七月遷榮祿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復起爲大司農
八月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尙書省事引軍三千護
送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創戈南奔
摯知其謀下馬語曰敵兵環視我進退汝皆不思持重吾寧就
死不甚爲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聞者壯之十
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閤亭蔡水濱日與耆舊燕飲及崔立變
被殺生平朴直無蘊藉御兵威嚴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先
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所進用遭時南渡天命已
去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難以有爲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
內胥鼎侯摯守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
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

弘簡錄卷二百二十九

弘簡錄卷二百三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宰輔三

釋益溫敦思忠

子乙迭從子兀帶
附烏林答贊謨

蕭仲恭

子拱弟
仲宜

紇石烈良弼

唐括安禮

僕散端

耿端義

徒單益

术虎高琪

移刺塔不也

完顏奴申

釋益溫敦思忠阿補斯水人本名乙刺補太祖伐遼時未有文
字凡軍事當中親密應者諸將皆口授思忠因為轉奏及受詔
還軍并傳致詔辭往復常數千言曾無少誤後遼人議和思忠
與烏林答贊謨為行人往來專對號云剛刺自收國元年遼遣
僧家奴來使者三往反議不決又使賽刺至遼為彼所殺遼主

因馳門之敗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來往令人送至界上天
輔三年遼大冊使習泥烈以冊璽至上京一舍先取冊文副錄
閱視文不稱兄并大金祇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
幹希尹商定冊文義指楊抄潤色胡十荅阿撒高慶裔譯并舟
宇使贊謨與習泥烈至遼再撰冊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
遼主自陳關者止之贊謨不顧直入與關者捫折其信牌遼人
懼遽遣令歸太祖再遣如遼前後十三遍和議終不可成思忠
後從伐宋蒞宗翰軍封劉豫爲齊帝以爲傳宣使俄投謀克從
宗弼克和尚原還爲西京留守同知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陝
西元帥府官屬豪壓貧民爲奴往往起工匠千人東至河上思
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尋爲行臺左丞贖貨無厭時贊謨
爲參知政事心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

臺贊謨妻乃秉德乳母思忠因構謨殺之納其妻曹氏盡取奴
婢財產入爲尚書右丞進平章政事封郕國公進拜左丞曰蔡
侍中改沂國公天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
上官幸其第使以家禮見遂命乘馬從人宮拜大傅領三省事
封齊國王語以卿神氣康實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爲朕
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敬從但恨老病疎謬無以塞
責耳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
置尚書令位丞相上卽以思忠爲之特置散從八人聽隨至宮
省賜坐時欲定封爵制度諷令建白封王者皆降爲公與一二
品階惟封思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又停百官妻封惟封其次
室爲郡夫人本以太祖舊臣頗自信任雖海陵遂非拒諫居嘗
盡言無所隱避會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獨以爲不可海

陵不悅語以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荅曰十年海陵曰何久也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兼以江淮間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可以歲月期也海陵益怒顧視左右若將取刃思忠無所懼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裨於國死亦何憾有頃諭以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爲正統爾耄夫不知此汝子乙迭識書可往問之對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旣不用思忠言運四方甲仗于中都又盡籍丁壯爲兵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後果如其言正隆六年薨年七十三海陵深加悼惜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螭頭車使者監護給道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贊謨官爵特進世宗語宰臣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

過思忠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章宗卽位。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詔賜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乙迭名謙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語以省部官受請託有以。

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敝如此。其糾正之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有宮人稱心等數人常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怏怏。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等殿。上命近臣迹火所發。宮人袁六娘等告實。稱心等爲之遂伏誅。賞賜袁娘六人。放出宮爲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脩建。上使張汝弼諭旨。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遑事未息。豈遽肯營繕也。卿可悉之久之。襲父濟州猛安。利涉軍節副烏林荅鈔兀追捕逃軍。謙畏其擾。乃誘民財賂鈔兀。事覺。鈔兀抵罪。謙坐奪職。遇赦復得叙。從子

元帶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通達書史工作詩選爲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爲左司員外郎累官大興同知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歷刑兵吏三部尚書定海軍節度使伐宋爲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卽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爲北邊行軍都統以廉察舉改會寧尹時初定窩幹人心未安元帶爲治寬簡多備禦謹斥候邊郡以寧轉北京留守所在有能名無私過大定七年拜叅知政事世宗諭以凡在卿上者行事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聞奏下位有可用之才當推薦之九月屬疾命敬嗣卿往視遣醫治療十月卒年四十七上聞悼惜賻銀絹重綵勅有司致祭久之上語侍臣故叅知政事元帶刑部尚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元不喝侍郎敵幹郎中骨赧皆爲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元帶

輩者。卿等爲朕舉之。其見思如此。

蕭仲恭本名木里者。祖捷不也。父特末見。遼記遼分宗戚子弟。別爲一班。號孩兒班。以爲班使。至詳穩。又歷官使天祚西奔。與弟仲宣俱爲護衛。大保兼領軍事。至霍里底泊。我軍奄至。倉卒走其母。乃遶道宗季女馬乏。不能進。因語二兄弟。令盡節國家。我死于此。何足爲念。天祚痛傷其言。命仲宣留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寒甚。屢進衣并乾糲。遇主勞困。嘗伏冰雪中藉之。以慰。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俱被獲。太宗以爲忠於其主。特加禮待。天會四年。使宋。宋人見其有亡國之憾。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監軍余貽使爲內應。欲誘而降之。仲恭恐宋人留不遣。陽爲許諾。還見幹離不上之。再舉伐宋。讐起于此。熙宗果遷右宣徽使。改都點檢。禁衛有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

承旨初封蘭陵郡王授世襲猛安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
封濟王請往會蹇遼王於廣寧熙宗義而許之東行臺左丞
相居無何入爲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封曹王天德二年改
越國王爲燕京留守海陵親書玉山子以賜是歲薨年六十一
諡曰貞簡爲人性忠謹無反覆志動有禮節能被甲超橐駝而
行改儀同三司鄭國公 子拱名趙輦阿不初爲蘭子山猛安
海陵徵取人譽薦大臣子以爲達官遂至禮部侍郎父卒未葬
令佩信牌往汴京取柔妃上疑妃不似處女夜半召拱至禁中
詰問無狀終以爲疑乃奪其信牌待命踰年不報復歸蘭子山
治事時張九坐語禁中事得罪拱與客會語及之有阿納與拱
有隙誣言張九無罪被誅語涉謗怨海陵遣使鞠之語以此子
狂妄宜有此言使者不復問但榜掠其左驗使如告語證之遂

見殺。仲宣名野里，補素聰敏，好學沉厚。少言五族，遙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師，爲本班詳穩。從遼主至石叢，錄與其母皆見。復太宗謂能知遼國故事，命權宜徵使從宗輔伐宋師，還特授鎮國上將軍。歷順義永定、昭義、武寧四鎮節度使，爲政平易，小吏不敢爲姦賄賂，禁絕奴婢入郡人，莫識其面。期路百姓皆爲立祠，刻石頌之。正隆二年卒，年六十四。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曾祖忽懶，祖忒不魯父太宇。世襲蒲華徙宜寧。良弼童幼時，選入爲女直字學生，習丞相希尹業，稱爲第一。時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自言吾單千里來京，所學丞相文字，固當一見。因入傳舍，拜於堂下。希尹問何兒，答曰：有司所薦學女直文字者，問以所學，應對無懼。希尹喜曰：此子他日必爲國器。留之數日，初授北京教授，學徒常

二百人後皆成名。尋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遷吏部主事。至大理丞。天德初累官右司員外。吏部郎中。秘書少監。爲宋賀正使。薦爲刑部尚書。常被召問海陵喜其音吐清亮。每詔諭臣下必令傳旨聞者莫不聳動。父憂起復。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不踰年拜參知政事。賜佩刀入宮。伐宋爲古。領軍大都督。駕駐淮南。詔與監軍徒單貞撫定上京。遼右聞世宗卽位乃遷就。以爲南京留守。兼開封尹。并河南都統。召爲尚書右丞。語以卿嘗諫正隆伐宋因不用。至於廢殞。當時懷祿偷安之人。朕皆黜之。自今凡國家之事當盡所言。無復顧忌。頓首而謝。窩幹敗。詔佩金牌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左丞。上言臣考按得祖宗以來未錄功賞者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賞。詔凡五品已上聞奏。六品以下及無

官者尚書省約量遷除於是功勞畢賞俄進平章政事封宗國公詔分山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者隨宜易置務使異聚有民田互相犬牙者皆對易以官田自是無復爭訴六年皇太子生口上置酒東宮酌賜良弼曰邊境無事中外晏然將相力也進拜右丞相監修國史語以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戒勸所寓若或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曰五從以上宗室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冗不足蒞官者聞奏罷去上問完顏守道奏近都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所得之地咸不能贖日益困乏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民相換易今雖暫擾經久甚便石琚以爲百姓各安其業不若依舊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錄成賜金帶重綵上嘗與侍臣論古今爲臣孰賢不肖因諭宰相卿等毋違道以自陷毋曲從以

誤朕惟忠惟孝匡救益期致太平良弼等拜謝臣等謫薄過
蒙諄諭不勝萬幸久之上從其請今官馬甚少凡權場所市毋
拘牝牡一旦邊境有警免調於民八年選女直人爲侍衛親軍
上聞其中多不開弓矢詔良弼與平章思敬督使諸人習射清
州防禦同知常德暉上言刺史縣令多不得人吏部格法止叙
年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乞密加訪察然後廉問上是其言語
以卿等注意選擇對言女直葬升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然後
可方今多爲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上曰此
所以密加體察正謂此也旣而進左丞相在位旣久練達朝政
凡所詢訪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多稱上旨以母憂去
起復舊職時每旦暮日色皆赤問何應驗對曰旦而色赤應在
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是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

則災變自弭矣。未幾夏國任得敬挾其主李仁孝分國之半來奏。羣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便。良弼獨謂恐非仁孝本心。不可從。與上意合。既而其國果誅得敬。上表來謝。參政宗叙請置沿邊濠塹。言敵國果來。此豈可禦。徒勞民爾。遂止。上疑高麗國王覲表以讓國於其弟。詰以問良弼。曰。此弑而篡。何名爲讓。事亦不爽。時罷採訪官。上語宰臣官吏善惡。何由知之。對以臣等當爲陛下訪察。上曰。果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又進脣宗實錄。賜通犀帶重綵。有事南郊。爲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典故又多不同。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大服之。上諭猛安謀克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禮。曩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皆諉以事不在已。非其所問。又非其職。雖語不從。與守道其奏可依漢制。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爲師範者。使教導從之。

他日上又問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爲民者何以今無其人與石琚同對今豈無人但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不旋踵是以無也上曰宜盡心采擢之大定十四年大興尹璋賀宋正旦宋人就館奪其國書時歲在甲午與太祖伐遼太宗克宋相同衆議紛紜言當用兵良弼獨謂此未必然旣而詳問使梁肅至宋起立授受如儀復遣工部尚書張子頰知閤門事劉沓來請乞免親接國書上以問良弼奏曰宋國已免稱臣爲姪兒奉表爲書恩賜亦已多矣又可從其無厭之求哉時平章完顏守道參政移刺道議皆合惟左右丞石琚唐括安禮以爲不從所請必至用兵上語琚等所言非理倘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復書授受禮儀終不可改上欲徙窩幹逆黨分置遼東烏古里石疊部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恐生怨望上曰

此目前利害。朕爲子孫後世慮耳。謝以非。臣所及項之。又問民
間一歲不登。人民遽乏。食何與古異。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
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今地狹民衆。又
多棄本逐末。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惟命有司者。
實愍勸庶。可免患上深然之。十七年有疾。上以爲憂。遣太醫診
視。中使候問在告。既久。省多滯事。上語宰相卿等。非不盡心。但
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之。明年表乞致仕。遣使慰諭之。曰。比聞
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年老所宜。若就近都佳處待疾。
少間朕速得知。奏曰。臣竊推自來。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夙
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聖恩隆重。臣苟活至今。皆陛下之賜。惟
老臣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若使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
矣。上乃授其子符寶郎曷荅胡。論宋葛世襲。猛安俾之侍行。仍

給丞相俸僚是歲六月庚午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移
刺慥西京留守同知王佐爲勅塋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凡
費皆從官給追封金源郡王諡曰成敏命翰林待制移刺履勒
銘與碑爲人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山人意表自起寒
素盡心於國朝乾夕惕謀慮深遠薦舉人材常若不及擬注差
除未嘗苟與往往咸得真材私門請託絕無居家清儉周給親
舊貧乏與人交久而愈敬居相位幾二十年獲成太平之功號
賢相焉後圖像衍慶宮加諡武定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
唐括安禮字子敬本名幹魯古殊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爲政
大體貞元中累官濟州防禦使臨海彰化二軍節度使入爲翰
林侍讀學士大定初遷益都大興二尹時年尚少有治才禁止
京師訛言祛府中姦吏宿弊不爲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榮

祿大夫屢奏獄空詔錫宴勞之久之拜參知政事因忤上意罷
爲橫海軍節度使歷河間尹南京留守以喪去數年不召石琚
薦其忠直起復尚書右丞上憫南路女直戶頗貧乏蠲戶租佃
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詔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於
山東路沿邊安置令宰臣議安禮奏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
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卽日簽軍恐妨農作上責以朕謂卿有知
識毋事專倣漢人所謂一家者言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
朕卽位東京莽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
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悉議行之十七年詔遣御史完顏
覲古速行邊從行莽丹押刺四人自邊亡歸大石上問之曰大
石在夏國西北昔窩幹爲亂莽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
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何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

乃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與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翰林修撰移刺傑徙西北路莽丹人嘗預窩幹亂者上京濟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刺子元爲西北路招討都監與與也同值發諭以上京濟州地土肥饒可以生殖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亦汝等久安之計也仍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羣牧相近脫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卿卽還鎮一日又語宰臣海陵時莽丹人尤被信任終爲叛亂羣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木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莽丹有怨戚被殺害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爲治異時或有邊難契日豈肯與我一心也哉他日又問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

科舉人何獨宰相反無所舉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奉職皆閤閤子孫朕所知識有資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愆者不至武義不得出職獨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奉職上天下一家何爲若此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恐難輒改久之轉左丞時大理寺多留滯上惟宰執何以不督責對以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有是有非今不究其事例可輒給以限久之又語宰臣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常盡絕人事諫官記注官與聞議論亦不可與人游從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上曰職任如此何恤人言俄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世襲謀克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畧對曰前代史

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今倣效之其詳見于列傳者多上令議科
目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爲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
俱優者爲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從之又因賞
功遲緩無以勸善責令不得踰時嘗擬宗室永寧軍節度同知
阿可爲刺史上言其年幼於事未練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
無害於政若使之治郡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不
許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嘗備位無補國
家夙夜憂懼惟恐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
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顯無異
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母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薨泰
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敬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刺猛安人以事親孝選充

護衛宿直將軍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歷邳州刺史。尚廐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卽位。轉左衛。駕朔隆慶宮。護衛花狗邀駕。言端之叔父胡覲預試海陵。不宜在侍衛。詔反杖之外。覲起復。東北路招討副使。歷左副點檢河南陝西統軍使。承安四年。上獵薊州。端射鹿誤入圍。被杖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四年。拜尚書左丞。五年正月。宋將叛。盟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印去。大臣皆曰。狗盜鼠竊。端度小寇。當盡伏。豈敢公肆陳列。彼欲多方誤我。若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置其計中。大理卿畏也。亦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爲小寇。參政思忠又言。宋人敗盟。有狀所言。皆合上深以爲然。未幾。內艱。起復元職。伐宋。詔主南京行省。留務奏。宋使皇甫拱奉誓。乞和。朝議諸道兵進疑其

以計緩師詔遣拱還七年還朝時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有武衛軍士妻阿魯不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衆頗有驗愚民信以爲神自言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皆有福人若侍掖庭必得皇嗣端請納之內庭旣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言夢見老父使已祈雨三日必大澍足其言不驗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責讓卿昔所奏後人謂朕輒信妖妄實由卿啓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進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章宗遺詔內入有娠者兩位命端與左丞孫卽康護視崩後有人告元妃李氏敎承御賈氏詐稱有身衛紹王誅之進端右丞相授世襲謀克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百官士庶皆言不可叅政耿端義贊之宣宗意乃決旣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項

之爲御史大夫又拜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至樞密使數月兼陝西行省都元帥給親軍三十騎兵三百爲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出侍行仍賜契紙勘同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還領通安軍節度使完顏狗兒卽日來歸奏遷知平涼府諸將聞之莫不感激復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茂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繼內附三郎賜姓完顏後爲西方名將舊時同華屯軍及河南步騎九千皆隸陝西宣撫副使永錫朝廷從其奏使隸行省四年元兵入潼關永錫坐誅罪不及端與定初朝議以鳳翔密邈宋界欲轉臨洮府承裔於鳳翔端奏鳳翔屯兵已多但可令總管攝行帥事其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若移隴外萬兵入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應援不及乞詔承

裔依前舊制行元帥府於鞏州與京兆相爲首尾足備緩急時
用其言有疾遣近侍與太醫診視六月乙丑薨宣宗震悼輟朝
贈延安郡王諡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庭子納坦出爲定
國軍節度使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末登第調滑州軍事判官歷
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宣宗判汾陽
軍除爲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戶籍判官歷太常博士并丞至
少卿兼秘書郎再除左司吏部二員外郎同修國史戶部郎中
河北東路按察副使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卽位
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戶部侍郎未幾拜叅知政
事貞祐二年中都城將帥皆不肯戰端義奏此患自衛王而
啓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盍遣此

輩出或可得志議竟不行是歲卒輟朝賻贈遣使祭塋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北京副留守烏輦之子七歲穎悟絕倫習女直字大定中詔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以女直字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記西漢等書頒行四方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教以古書鎰在選中最號精詣兼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樞密院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尚書省議准初設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廷試止對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待成日在京設國子學諸路設府學並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子弟願學者聽歲久入學者衆卽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九年八月詔策女直進士間以求賢爲治之道侍御史完顏蒲涅博士李晏翰林應奉阿不罕德甫移刺傑中都路都轉運副奚願考試鎰等二十七人及第上三人授

兩官爲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授一官除各路教授選鎰爲國子助教嘗與左丞相良弼談論深加禮敬母憂起復改國史編修世宗嘗問完顏守道徒單鎰何如人對曰容止溫雅其心平易兼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久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懷光武中興賦帝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卽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爲御史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章宗銳意治平鎰上書其畧曰唐虞之時其臣進言於君必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旣陳其戒復道其美君之爲治必曰稽于衆舍已從人旣能聽之又能行之復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無以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

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九弊。謂上有其六。下有其
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
大綱舉而羣目張矣。進尚書右丞。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上
疑判定武軍。鄆王永。蹈判平陽府。鎬王永。中有黨命。鎰節度定
武。繼又知平陽。尋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轉上京留守。五年。上
問宰臣鎰與崇浩孰優。平章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鎰有執
守。似優。崇浩似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臣觀崇浩。微似
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拜鎰平章。政事封濟國公。上以烈風
昏眩。連日詔問變異之由。時淑妃李氏內寵過盛。兄弟橫恣。鎰
上疏。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
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耻。細民
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

一夕之故。宜先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蕃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與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鈞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于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說。而不能行。又問漢高帝光武優劣。

對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戚
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似優。其言皆寓微諫。上爲默然。泰
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兼陝西
安撫使。初授元帥僕散揆節制。上思欲用謀臣。升宣撫使一品
改鎰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授節制。詔曰。卿之
智畧。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今南征將帥。久歷行陣。而宋人狡
獪。資卿算勝。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上以鎰言初
置急遞鋪。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始置提控急遞鋪
官。自中都平陽置者。達于京兆。鳳翔置者。達于臨洮。自真定至
彰德置者。達于南京。分歸德置者。達于泗壽。分許州置者。達于
鄧州。滄州置者。達于益都。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吳曦死。宋
安丙分兵出秦隴。間十月。詔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

河兵勢盛遣行軍都統幹勒葉祿瓦副統把回海完顏摠刺引步騎五千出商州十一月葉祿瓦拔鶻嶺關摠刺別將攻破燕子關新道口回海取小湖關敎倉至營口鎮破宋兵千餘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級遂取上津葉祿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枏議和詔益退軍守鶻嶺關八年正月丙遣景統領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來襲諸將擊走之斬景統領于陣是歲罷兵益遷特進賜賚有差改知真定府事衛王立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關入見諭以兩朝舊德欲用爲相因太尉匡乃卿門人不可屈下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佩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大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中都事亟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上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曷桓撫三州素號富

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移
刺叅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王以貴益復奏遼東國
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
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王不悅謂無故置行省徒提人心耳
其後失昌桓撫三州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
東京不守鎰墜馬傷足聞胡沙虎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軍士
守省府相幕皆不可入乃復還第胡沙虎意方猶豫不能自定
亟從人望詣鎰問疾語以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
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乃迎立宣宗卽位進拜左丞相封
廣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魯都世襲猛安蒲魯吉必刺謀克詔以
足疾未愈侍朝無拜明年建議和親時奏事者請罷按察司鎰
謂今郡縣多殘毀王須賴以撫集議罷遂止宣宗將幸南京勸

以鑿枘一動北路皆不守況今已講和惟聚兵積粟固守京師
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
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不徒是歲堯賄贈優厚爲人明
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管嘆文士委
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懸道之要二篇
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木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末充護衛十人長授
河間都總管判官召爲武衛軍鈐轄遷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
泰和伐宋改臨洮府同知給備華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驍
轍嶺入來遠鎮奮擊破之使賜銀綵時年尚少下詔嘉賞令與
石抹仲溫合青宜可兵同行出界以圖進取如有成功爵祿不
吝俄爲吳曦蜀國王封冊使戒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使還

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內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往來逆戰琪軍不得前退乃整陣分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如是凡五宋兵益堅久之遣蒲察桃思刺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孝義乃解圍去宋兵三千攻馬連寨以窺湫池遣夾谷福壽擊走之斬七百餘級大安三年累官秦州刺史以亂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緡山縣爲鎮州以爲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亂軍賞賚有差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詔軍中事恐失機會自今當卽行之無待中覆閏月被詔移鎮州軍守禦中都每出戰輒敗胡沙虎戒以若再不勝當行軍法及山又敗琪懼誅自軍中入殺胡沙虎持其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詔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

形迹露見不可盡言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筆累曾陳奏方
慎圖之斜烈漏此意於按察判官胡魯轉告翰林侍制訛出以
達高琪今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
札書不匿厥旨拜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遷賞有差項之逃平
章政亦上論馬政琪奏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
緩急亦足用上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諭所司宜令
加意二年十一月又問所造軍器往往不可用此誰之罪對以
均屬兵戶工三部治之且將敗事時楊安兒方據險琪令軍帥
以石墻圍之勢不得出上問如何對以擒在旦夕上曰可以急
攻倘賊或突圍力戰我師必有傷者俄因太府監丞游茂密奏
琪威權太重中外畏之請加裁抑上曰旣委任之權安得不重
茂乃反覆小人退不自安反欲結琪自固請第上書言茂嘗聞

見主上賢惡相公權重。今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而下無所議。琪奏以爲離間君臣。詔特免死。決杖除名。完顏素蘭奏琪本無
勲望。嚮以畏死。擅殺胡沙虎。計出無聊。一旦得志。妒賢能。樹黨
與。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琪言。亂軍不
可信。恐終作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
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臣觀其姦惡。變亂綱紀。戕
害忠良。遠過於胡沙虎。臺諫迫於凶威。噤不敢忤。惟陛下斷然
去之。社稷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蘭出復戒慎無泄也。四年
十月。元兵取潼關。令史高嶷上言。朝廷失機會三事。其一。向者
河朔敗績。朝廷不卽時出應。二。敵旣深入吾境。都城精兵無慮
數十萬。不令効命一戰。致有今日之憂。三。旣退之後。不議追襲。
今已度關次嵩汝間。又不亟禦其患。益深。乞命平章高琪爲帥。

以厭衆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釐關峭汚深入重地近抵西郊
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且未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
兵攻擊州縣是猶火在腹心而餐置于手足之上若專以城守
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
此臣等所爲寒心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兵扼潼關與副元帥
蒲察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十數將各付精兵數
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其
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不顧州郡殘破奏曰臺官素不
習兵備禦方畧非其所知遂寢未幾進右丞相自此專固權寵
與高汝礪相唱和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
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已韻頡者對上陽稱其才使幹當
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

勸伐宋置河北於度外不復措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北方之急陳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策乞授以招撫使詔乃下泗州元帥府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淮南宋官興定元年四月因宋幣不至遣烏古論慶壽及完顏賽不經畧南邊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宋絕矣十月司諫許古勸上與宋議和上命古草牒以示其覽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亟命罷之集賢院諸議臣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以人烟絕少亦多亡匿臣比嘗監息州榷場每場所獲布帛銀兩大約數萬疋兩兵興以來俱失之夫軍民有逃亡之病而國家失所獲之利尚可以爲得計乎要當馳書諭之昔燕人獲趙王趙遣辯士說之不許一牧豎請行趙王乃還孔子失馬馭卒得之人無

貴賤苟中事機皆可成功臣雖不肖願効牧豎馭卒之智伏望
宸斷詔問琪謂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憐宜付陝西行省以
備任使制可二年上深憂南北用兵右司諫呂造上章乞詔內
外百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皆直言無諱或時召見親爲訪
問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時築汴京裏城宣宗問琪人言此役恐
不能就如何琪曰終當告成但恐其濠未及浚耳上曰無濠可
乎對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上笑曰莫若不
令至此爲善琪無以對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
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牘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謀之二人
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復轉以告于琪英王懼遂不敢
發頃之琪使奴資不殺其妻歸罪於奴送開封府殺之以城口
三年十二月事覺宣宗因此事諫之奴失論死石魯刺胡魯各

杖勒停宣宗初欲置乂軍于平州。琪難之。及遷汴。又戒衆多厚撫此軍。後因衆多輒殺數人。以至於敗。故末年終身恨之。嘗曰。壞天下者。琪與衆多也。移刺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累官西上閤門使。襲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遷授慶州同知。權廼列乂詳穩父。遷起復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使。兼曹王傅。黨附高琪。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乂軍。無功。琪薨。之召爲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面奏其人何功。重用若此。不報。尋知河南府事。兼副統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自是河東郡縣所屯兵少。必不可守矣。尋改知臨洮府。兼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乂兵于燕羊寨。琪率宰臣入賀。言其以少敗衆。蓋陛下

威德所致乃以爲勸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
四年代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
帥左都監卒 舊史論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
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
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此之爲說果可欺後世
耶金至南渡。譬之疋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
厭靜。沮遷竄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
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卽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
是耶。

完顏奴申字正甫。素蘭之弟。登策論進士。正大三年八月由翰
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說書。五年轉吏部侍郎。命勣近侍張文壽
仁壽李麟之受敵饋遺。得其姦狀。皆斥去。朝論快之。九月改侍

講學士權御史大夫奉使至龍駒河朝見元太宗皇帝十二月
還明年六月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還以勞拜叅知政事天
興元年春大兵駐鄭州遣使招降哀宗奴申復往乞和不許攻
汴益急受圍已數月倉庫匱乏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乘樞
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權叅知政事兼知開封府總諸軍留守
京師又以戶部侍郎刀壁爲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糧
斛設講議所受陳言文字以大理卿納合德輝戶部尚書仲平
中京副留守愛貫等總其事元帥速不哥聞上已出復會兵圍
汴上將出時以東面元帥李辛跋扈出怨言罷爲兵部侍郎密
諭奴申等蹻蹻之行後召辛辛懼謀欲出降棄馬踰城而走奴
申等遣人追及之斬於省門汴民以上覲出師日聽捷報且見
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衛州軍敗上倉皇走歸德民大恐時

汴京內外不通諸皮器物煮食皆號餓殍相望縉紳士女行乞於市多自食其妻子不顧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上又遣使迎請兩宮人情益不安往往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二相初皆不知二年正月戊辰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郎中元好問以其言白奴申答曰此論甚佳可與阿不議之好問往言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而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阿不歛語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

皆聚省中論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如其所云奴申拱立無語獨阿不反覆申論國家至此無可奈何議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爲附庸之義况北兵中已有曹王也奴申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明日戊辰崔立與其黨李术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爲變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揮等劉祁嘗言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奉輒罷散曰俟再議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多擇便熟無鋒鋷易制者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長吁浩嘆而已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兵退則大張宴具因循苟免竟至亡國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見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也